晚清粵語中八個特有的句末語氣詞

趙梓汛

澳門大學

提要

本文用 7 部晚清粵語[1]文獻對 8 個句末語氣詞進行考察，發現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在句子語氣提供的基礎上調整情態。另外，粵語語氣詞系統在歷史中呈現“簡練化”和“概括化”趨勢，“可表達語氣類型廣”和“情態義義項多”是在競爭中勝出的關鍵。

關鍵詞

晚清，粵語，句末語氣詞

1. 引言

1.1. 文獻介紹

晚清時期，中西交流甚密，其中粵港兩地作為當時的重要通商口岸，有許多洋人在此經商從政，語言溝通成為了一大問題。有鑒於此，多位洋人利用自身的學識和對粵語地區的細緻觀察，編寫出多本粵語教材，為日後來華者學習之用。這些文獻大多藏於世界各地圖書館，有不少已經亡佚。

其中 J. Dyer Ball 的 *Cantonese Made Easy* 對晚清粵語句末語氣詞的記錄非常詳細。兩個版本的教材最後都有附表列明句末語氣詞，記錄了每個詞的發音和意思。Ball 還另外出了一本粵語說話教材 *How to Speak Cantonese*，裡面也有不少例句。這些都為筆者觀察晚清粵語句末語氣詞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材料，且因都是同一作者所著，所以即使出版時間不同，但材料之間依然有很高的一致性。而在實際研究中筆者發現 Ball 的教材當中並沒有列舉出所有他在 *Cantonese Made Easy* 附表中提到的句末語氣詞的相關例句，為盡量考察這些語氣詞在晚清粵語中使用的實際情況，筆者找來另外 3 部同是記錄粵語的其他西人教材作為參考，希望通過更多例句來考證這些語氣詞的用法和意義。

---

[1] 因晚清粵語文獻的作者以廣州和香港的方言作為記錄對象，筆者通過對比認為當時兩地的粵語語氣詞使用情況沒有明顯差異，所以若無特殊說明，本文的“粵語”是指通行於廣州和香港地區的廣府方言。

本文參考的主要資料有：

（1）*Cantonese Made Easy*（2nd edition），作者：J. Dyer Ball，1888（以下簡稱：Ball《1888》）

（2）*Cantonese Made Easy*（3rd edition），作者：J. Dyer Ball，1907（以下簡稱：Ball《1907》）

（3）*How to Speak Cantonese*（2nd edition），作者：J. Dyer Ball，1902（以下簡稱：Ball《1902》）

（4）*How to Speak Cantonese*（3rd edition），作者：J. Dyer Ball，1912（以下簡稱：Ball《1912》）

附以參考的資料有：

（1）*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作者：E. C. Bridgman，1841（以下簡稱：Bridgeman《1841》）

（2）*Easy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英華常語合璧》（2nd edition），作者：Bruce Donald E，1877（以下簡稱：Bruce《1877》）

（3）*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英語不求人》，作者：Stedman T. L. and K. P. Lee，1888（以下簡稱：Stedman《1888》）

1.2. 前人研究

學界對現代粵語句末語氣詞研究頗多，如：鄧少君（1991）曾總結歸納語氣詞的構成；麥耘（1998）曾探討字調和語調的關係；Luke（1990），梁仲森（1991），Fung（2000）則分別從語義分析及語用功能等角度進行過探討；方小燕（2003）則從本體研究角度對廣州話句末語氣詞系統展開過詳細論述。

可是，關於晚清粵語句末語氣詞，僅有張洪年（2009）撰文做過專題研究。他統計並分析了當時的語氣詞在聲調、輔音及元音方面的情況。該文指出當時的語氣詞具有“高聲調詞與低聲調詞語氣強度大於中聲調詞”和“語氣強度按元音可排列為[i]<[ɛ]<[a]<[ɔ]”的特點，還證實了飯田真紀（2007）總結的粵語語氣詞連用輔音連接模式。楊敬宇（2006）也有一些對清末粵語句末助詞的簡單討論，她歸納了《粵語全書》中出現的語氣詞，並對它們的語義進行了分析。

可見晚清粵語句末語氣詞的研究屈指可數，本文希望通過對這個時期特有語氣詞的專題研究，再做出一些有益的補充。

2. 晚清粵語中特有的句末語氣詞

2.1. 粵語句末語氣詞的認定標準

要找出晚清粵語特有的句末語氣詞，就需要先確立對語氣詞的認定標準，才可進一步考證文獻記錄的準確性。齊滬揚（2003）曾指出區別語氣詞和一般助詞的三個特徵：（一）語氣詞粘附在句子之後，而一般助詞則粘附在詞或短語之後；（二）一般助詞不能連用，語氣詞普遍可以連用；（三）語氣詞主要在句末起語氣和情態的作用。這個總結兼顧了語氣詞和一般助詞在形式和意義上的差異，值得借鑒。

綜合粵語句末語氣詞的特點，並參考齊先生的觀點，筆者將認定粵語句末語氣詞的標準總結為：（一）一般粘附在句子之後，既可以是複句中的小句之後，也可以是整個複句之後；（二）一般有固定聲調，不讀輕聲；（三）多數可以連用；（四）常用於表達或調控情態。

2.2. 晚清粵語特有的句末語氣詞

Ball《1888》一書的“Introduction”中寫到：

> “...the standard, however, being the *Sai Kwán Wá*, or *West end speech*, to which the learner should endeavor to assimilate his talk...”(Ball 1888: XV)

其中 *West end speech* 實際上是指廣州西關地區的粵語，Ball 認為西關話才是標準粵語，並以此編寫教材。可見，該書後文的句末語氣詞附表，記錄的主要是廣州地區的使用情況。

筆者將 Ball 的記錄與方小燕（2003）總結的現代廣州話句末語氣詞進行對比，發現至少有 13 個[2] 語氣詞是晚清時期特有的，它們當中許多都包含了兩個或以上的變調形式：

嗻 [tsa^{55}/tsa^{25}]、吱 [tsi^{55}]、咀 [tsɔ^{25}]、唉 [ɛ^{55}]、嗚 [kwɔ^{55}/kwɔ^{33}]、麼 [mɔ^{55}/mɔ^{25}/mɔ^{33}/mɔ^{21}/mɔ^{13}/mɔ^{22}]、 嚶 [nɛ^{55}/nɛ^{25}/nɛ^{33}/nɛ^{13}/nɛ^{22}]、 啊 [ɔ^{55}/ɔ^{33}/ɔ^{22}]、 嚊 [pɛ^{33}/pei^{22}]、 嗐 [wa^{33}/wa^{13}/wa^{25}]、吔 [ja^{55}/ja^{33}/ja^{21}/ja^{13}/ja^{22}]、喫 [jak^{55}/jak^{33}/jak^{22}]、□ [jɔ^{33}/jɔ^{22}]。[3]

---

[2] 本文提倡將屬於同一語氣詞的變調形式歸在一起算為 1 個，按此標準，得出 13 個。若按單個變調形式算，實際上共有 36 個是晚清特有的。

[3] 該語氣詞在 Ball 的記錄中並沒有給出對應的漢字，故用方框（□）表示。

筆者從 7 部文獻中尋找它們的相關例句，其中有 5 個語氣詞沒有找到例證，故本文暫不討論。另外 8 個語氣詞的部分變調形式可以找到例證，其中同一語氣詞中的不同變調形式將用下標數字區分：[4] 嗻 $_1$[tsa^{55}]，吱 [tsi^{55}]，喺 [ɛ^{55}]，麼 [mɔ]，嘅 $_1$[nɛ^{55}]，啊 $_1$、啊 $_2$[ɔ^{55}/ɔ^{33}]，嚫 $_2$[pɛ^{22}/pi^{22}]，嗰 $_1$、嗰 $_2$、嗰 $_3$[wa^{33}/wa^{13}/wa^{25}]。

有兩點需要說明的是：

1）筆者只在 Bruce《1877》一書中找到“麼”的例句，但這本教材沒有注音，因此無法考證它具體記錄的是哪些變調形式。不過，該書的作者分別用了兩個漢字來記錄這個語氣詞，筆者認為，這本書至少可能記錄了兩個變調形式，原作者因認識到它們在發音上的差別，而採用兩個漢字分別記錄。

2）“嚫 $_2$”的發音在 Ball《1888》中注音為 [pei^{22}]，在 Ball《1902》中注音為 [pɛ^{22}]。另外，Bridgman《1841》中分別注音為 [pɛ^{22}] 和 [pi^{22}]。丘寶怡（2007）指出早期粵語的析取連詞“嚫”在 19 世紀中期讀音基本都在 [pi^{22}] 和 [pɛ^{22}] 之間變化，直到 1924 年後才有 [pei^{22}]。這個連詞的語音變化反映了粵語單元音 [i] 演變為雙元音 [ei] 的過程。因此筆者認為，在 Bridgman《1841》中語氣詞“嚫 $_2$”記音為 [pi^{22}] 和 [pɛ^{22}]，原因應是當時處於從 [i] → [ɛ] 的過渡階段，因此有兩可的讀音。到了 1888 年，“嚫”正處於從 [ɛ] → [ei] 的變化中，直到 1902 年尚未完成，因此也有 [pɛ] 和 [pei] 兩可的讀音。

按照 2.1. 中的標準，以上 8 個詞都可以確認為語氣詞。它們都有固定聲調，不發輕聲；通常都粘附在句末，不可以獨立成句；其中 5 個都有語氣詞連用的現象：

表一 晚清特有的 8 個語氣詞符合標準情況一覽

語氣詞	讀音	粘附性例證	連用現象例證
嗻 $_1$	[tsa^{55}]	咪咁快嗻 $_1$。先別這麼快吧。（Ball《1902》，136 頁） * 咪咁快，嗻 $_1$。	無
吱	[tsi^{55}]	你想買平貨所以就話我的貨唔吱。（我猜）你是想買便宜貨所以才說我的貨不好。（Bridgman《1841》，234 頁） * 你想買平貨所以就話我的貨唔好，吱。	揸到你鋪頭賣個陣時你就話好嘅吱哩。（如果）放到你的店裡面賣的時候你就會說（這些是）好貨了。（Bridgman《1841》，234 頁）

[4] 根據 Ball 的總結，有些語氣詞當時有數種變調形式，但實際上並不是全部都可以找到例證。本文將只對可以找到例證的變調形式作詳細討論。

喺	[ɛ^{55}]	用過杯茶喺？多喝杯茶（好嗎）？（Bridgman《1841》，181 頁） * 用過杯茶，喺？	無
麼	[mɔ$^{55/25/33/21/13/22}$]	明日你去香港麼？明天你去香港嗎？（Bruce《1877》，第 8 課） * 明日你去香港，麼？	你係病嚟麼？你是病了來著？（Bruce《1877》，第 7 課）
嘅$_1$	[nɛ^{55}]	算係幾多嘅$_1$？價錢算多少呢？（Bridgman《1841》，240 頁） * 算係幾多，嘅$_1$？	我點講得出嚟嘅嘅$_1$？我怎麼說得出來呢？（Ball《1912》，62 頁）
啊$_1$	[ɔ^{55}]	等我遞番的麵粉布顛過你啊$_1$？讓我遞回給你一點麵粉布丁（好嗎）？（Bridgman《1841》，178 頁） * 等我遞番的麵粉布顛過你，啊$_1$？	等我遞的會牛肉過你添啊$_1$。讓我再遞點燴牛肉給你（好嗎）？（Bridgman《1841》，177 頁）
嗅$_2$	[pi/pei/pɛ^{22}]	我見你嗅$_2$。（因為）我看見你了唄。（Ball《1902》，38 頁） * 我見你，嗅$_2$。	好喇，享清福哩嗅$_2$。太好了，（你）可以享清福了。（Bridgman《1841》，82 頁）
嗐$_2$	[wa^{13}]	佢話信資唔夠嗐$_2$。他說郵費不夠。（Ball《1902》，100 頁） * 佢話信資唔夠，嗐$_2$。	無

3. 特有語氣詞的語氣表達和情態義分析

3.1. 關於句末語氣詞的表義

筆者認為，語氣的表達主要是由語調承擔，語氣詞只是一種輔助表達手段。孫汝建（2006）也曾指出：“語氣表達的主要手段是語調，其次是語氣詞。”

如果語氣詞的意義本來就是為了表達某種語氣，那麼只需將語氣詞添加在句子之後，語氣詞就可以直接體現出自身的“語氣義”，無需改變原字調。但是在粵語中，同一個語氣詞出現在不同語氣的句子中，原有字調會受到語調的影響而發生改變，例如“㗎”，原字調讀 [ka^{33}]，但當它出現在不同語氣類型的句子時，其字調也會相應改變：

(1) 呢個模型係佢整㗎 [ka^{33}]。這個模型是他弄的。
(2) 呢個模型係佢整㗎 [ka^{21}] ？這個模型是他弄的？

王力（1980）認為漢語語氣詞表現的語氣與西方語言的語氣類似，不同之處在於西方語言是用動詞的形態變化來表達的，而漢語是用句末的虛詞表達。Bybee（1995）

指出語氣是指動詞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屬於語法範疇，這些語法變化是為了對情態進行表達，情態屬於語義範疇。王力所指的“語氣”和 Bybee 的“情態”相對應，都是“modality”，應屬語義範疇。從 Bybee 等一些西方語法學者看來，“modality”主要是指說話人對所說語句的態度和看法，這個定義基本符合了筆者對晚清粵語語氣詞語義的觀察。語氣詞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句子的“情態”，在原句義的基礎上調控或添加說話人的態度。孫汝建（2006）也曾指出“語氣詞的主要作用就是傳達說話人的態度、情感”。

因此，語氣詞只是語氣的輔助表達手段，其主要功能應該是表達和調控情態，要將兩者區分開，不可混為一談。

3.2. 各特有語氣詞的語氣表達和情態義分析

1）嗻$_1$ [tsa^{55}]

該語氣詞只用於祈使句句末，如：

(3) 等我講你聽嗻$_1$。讓我來告訴你吧。（Ball《1902》，120 頁）
(4) 我估做得，皮硬啫，等我幫你嗻$_1$。我猜可以做，皮太硬而已，讓我幫你吧。（Ball《1902》，156 頁）
(5) 等陣嗻$_1$。（請）等一下吧。（Ball《1902》，192 頁）
(6) 咪咁快嗻$_1$。先別那麼快吧。（Ball《1902》，136 頁）

從原文的英語翻譯可以看出說話人說這些句子都帶有一種勸說或阻誡的態度：

(3) Wait till I tell you.
(4) I think you can. The leather is stiff, that is all. Let me help you.
(5) Wait a bit.
(6) Do not be in such a hurry.

中英文對照可知，上述例句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例（3）、（4）和（5）這種說話人帶有“勸說”情態的句子，另一類是例（6）這種說話人表示一定“阻誡”態度的句子。若將句末的“嗻$_1$”去掉對句義沒有明顯影響，可見這兩種情態是句子主體原來就有的，“嗻$_1$”在句末出現可以使這些情態更加突出。

由上可見“嗻$_1$”的情態義主要是對祈使句中的“勸誡”情態起強調作用。

另外，筆者認為晚清時的“咋”[tsa^{33}] 和“嗻$_1$”有密切關係，它們的聲韻母相同且情態義有相似之處。“咋”也可以用於祈使句，句子類型和“嗻$_1$”的第二類句子相同：

(7) 等下咋。稍微等一下吧。（Ball《1902》，26 頁）
(8) 等我翻嚟咋。等我回來（再說）吧。（Ball《1888》，24 頁）

可見“嗰$_1$”和“咋”可以出現在同樣的祈使句式的句末，這些句子表達的情態也是相同的，說明這兩個語氣詞可以相互替換，情態義也有互通之處。

“咋”與“嗰$_1$”的不同之處是它還可以用在陳述句末，為句子添加“限制事件程度”的意思，如：

(9) 我而家就至拈緊個嚟咋。我現在才拿過來而已。（Bridgman《1841》，158 頁）
(10) 某某大前日賣個一百幾疋四個銀錢連餉咋。某人大前天只以含稅四個銀錢的價格賣了一百多疋布。（Bridgman《1841》，236 頁）

晚清時的“咋”在陳述句末出現可以為句子添加“僅此而已”的意思。

2）吱 [tsi^{55}]

這個語氣詞僅有三個陳述句例句，其在現代粵語中已罕見，筆者只能憑有限的資料對其情態義進行推斷：

(11) 邊得如尊駕咁就好吱。（他如果）像您一樣（身體健康）那就好了。（Bridgman《1841》，77 頁）
(12) 摯到你鋪頭賣個陣時你就話好嘅吱哩。（如果）放到你的店裡面賣的時候你就又說（這些是）好貨了。（Bridgman《1841》，234 頁）
(13) 你想買平貨所以就話我的貨唔好吱。[5] 你是想買便宜貨所以才說我的貨不好。（Bridgman《1841》，234 頁）

若去掉“吱”，對句義沒有影響，再看三個例句的英語注釋：

(11) Were he like you , Sir, then truly he would be well of.
(12) If the same goods were only for sale in your own shop, then you would declare that they were most excellent.
(13) Wishing to buy cheap, you undertake to say that my goods are bad.

[5] Bridgman 對這個語氣詞的記錄前後使用的漢字並不一致。在原文 77 頁處出現的一個例句將該詞記為“吱”，而在 234 頁處的一個例句則記為“之”。我們認為他記錄的是同一個語氣詞，按照 Ball 的記錄，將該詞在例句中的記錄漢字統一為“吱”。

例（11）的英語注釋中原作者使用了英語的“虛擬語氣”句式，例（12）的注釋則既使用了“if”又使用了虛擬語氣，可見兩句說話人都是帶有“假設”態度。例（11）的意思為“如果他能像您身體健康那該多好”，句中帶有假設；例（12）則為“（如果）放到你店鋪裡賣的時候，你就會說是好的”。例（13）的英語注釋雖然句式上沒有體現出說話人的假設態度，但句中陳述之內容實為說話人自己猜測的，並不一定是事實，所以還是帶有“假設”態度的。

由上可見，“吱”在句末出現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於表達說話人“強調假定情況”的態度。

3）唉 [ε^{55}]

這個語氣詞可以用於輔助表達陳述、疑問、祈使三種語氣。我們逐類分析，首先是用於陳述句的情況：

(14) 難分個的聲唉。難以區分那些聲調啊。（Bridgman《1841》，3 頁）
(15) 我怕唔曉得讀唐書唉。我怕我讀不懂中文書啊。（Bridgman《1841》，4 頁）
(16) ——你同我搵張雞毛嘅啊？你幫我找一張雞毛做的好不？
——唐人冇唉。中國人不用（雞毛做的）啊。（Bridgman《1841》，157 頁）

上述例句都是對一般事實的敘述，沒有包含特別的情態。筆者認為，“唉”的聲調較高，在陳述句末可以起到“強調事實，提請聽話人注意”的作用。

但是，該語氣詞在祈使句和疑問句末則具有“向聽話人建議並望其認可”的情態，若將句末的“唉”刪除，原有“望其同意”的意思就會消失，試比較：

(17) 等我沖的滾水喺呢處添唉？讓我（幫你）再加點白開水（好嗎）？（Bridgman《1841》，180 頁）
等我沖的滾水喺呢處添。讓我（幫你）再加點白開水。
(18) 用過杯茶唉？多喝杯茶（好嗎）？（Bridgman《1841》，181 頁）
用過杯茶。多喝杯茶。
(19) 雖喺咁樣你都俾個價錢我唉？雖然是這樣你都給個價錢我（好嗎）？（Bridgman《1841》，241 頁）
雖喺咁樣你都俾個價錢我。雖然是這樣你都給個價錢我。
(20) 試一試唉。（你）試一試（好嗎）？（Bridgman《1841》，5 頁）
試一試。（你）試一試。

通過比較可知，“喺”消失後，“望其同意”的情態也會消失，“表建議”情態亦被削弱。例（17）在“喺”消失後句義變為說話人只說出了自己的意圖，並沒有祈使聽話人同意的意思。例（18）中“喺”的消失使原句義變得模糊，讓人搞不清說話人是想表達“自己想再喝一杯茶”還是“想讓聽話人再喝一杯茶”。而例（19）和（20），去除“喺”後雖然仍保持原有的祈使語氣，但“望其同意”的情態消失，使句子向“命令情態”傾斜。

由上可見，“喺”在祈使句末可以為句子添加“表徵詢並望其同意”的情態。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例（17）、（18）、（19）明明是祈使句卻在句末出現問號。這個問號並非表示疑問語氣，而是原作者感受到“喺”添加的徵詢情態從而使用問號盡量迎合原義。類似的做法在下文對“啊$_1$”的分析中還會見到。

再看看疑問句的例子，試比較：

(21) 尊大人納福喺？你父親身體還好吧？（Bridgman《1841》，76 頁）
　　尊大人納福？你父親身體還好？
(22) 我地生意中人曉喺？我們做生意的人自然懂的，（對吧）？（Ball《1907》，39 頁）
　　我地生意中人曉？我們做生意的人自然懂的？

例（21）是一個日常見面問候句，例（22）的意思卻令人不得要領，原作者的英語注釋是“We business man understand it, don’t we?”直譯的中文意思為“我們生意人自然懂的，你說是吧？”。我們認為例（22）中說話人同樣帶有“望其同意”的情態，但不是望其同意自己的建議，而是看法。例（21）中似乎沒有“望其同意自己看法”的情態，但一般這種日常問候，說話人都是期待得到肯定回答。若把“喺”去掉，兩個句子都變成了普通疑問句，例（21）的句義從“您父親近來應該挺好吧？”變為“您父親好？”，似乎說話人為對方父親生活過得好而感到驚訝。例（22）的句義從“我們生意人自然懂的，你說是吧？”變為“我們生意人會懂嗎？”，前後有天壤之別。

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喺”最主要的情態義是“表徵詢”，但在陳述句中由於缺乏必要的語氣基礎，它就只能發揮出“提請聽話人注意”的作用。

4）麼 [mɔ]

語氣詞“麼”的所有例句都說明它是一個典型的疑問語氣詞，只出現在疑問句末：

(23) 係呢隻呔？是這隻嗎？（Bruce《1877》，第 22 課）
(24) 你會伺候呔？你可以伺候嗎？（Bruce《1877》，第 23 課）
(25) 明日你去香港麼？明天你去香港嗎？（Bruce《1877》，第 8 課）

Ball 在附表中對“麼”的解釋分為兩組，一組全是陰調類的變體，他解釋其意思是“interrogative, implying doubt”；另一組全是陽調類的變體，他解釋其意思是“simply interrogative, used after hearing anything said, having the sense of ‘Oh! That’s what it is, is it?’”可見，晚清時的“麼”可以表達兩種情態，一種是表示因有疑問而產生的詢問，另一種是因想再次確認而產生的反問。上面的三個例句在原書中都是以單獨句子列出的，並沒有上文銜接，可見其應該是取“麼”的第一種意思，由此也推斷它們的聲調應該都是發粵語的陰調類聲調。而從原英語翻譯也可以看出說話人是在表達一般的疑問：

(23) Is it this one?
(24) Can you wait at table?
(25) Shall you go to Hong-Kong tomorrow?

英文翻譯的句子中並沒有反問的意思，也沒有添加表示強烈語氣的情態副詞，因此筆者認為這三個例句的“麼”是用於表達說話人的一般單純疑問態度。若嘗試將句末的“麼”去掉，句子就會明顯表現出說話人強烈的疑惑態度。例（23）去掉“呹”後，句義從“是這隻嗎？”變為“真的是這隻？”；例（24）去掉“呹”後，句義從“你可以伺候嗎？”變為“你真的會伺候？”；例（25）去掉“麼”後，句義從“明天你去香港嗎？”變為“明天你真的去香港？”

孫汝建（2006）曾指出，疑問句末出現“嗎”，可以消減“疑惑”的強度。若將這些粵語例句轉換成普通話句子，確實普通話中可以用“嗎”與“麼”進行對應，從上可見“麼”（呹）的分佈情況和現代漢語的“嗎”非常相近。換言之，結合上面的分析，再借鑒孫先生的成果，晚清粵語的“麼”（聲調為陰調類聲調）應是用於表達一般單純的疑問態度，且有消減句子強烈疑惑以及反問情態的作用。

5）嘅$_1$ [ni^{55}]

這個語氣詞的大部分例句都是疑問句，也有一部分是陳述句，筆者認為它和現代漢語的“呢”非常相近，句法分佈也相同：

(26) 算係幾多嘅$_1$？價錢是多少呢？（Bridgman《1841》，240 頁）
(27) 你有荷蘭羽緞冇嘅$_1$？有沒有荷蘭的羽緞呢？（Bridgman《1841》，243 頁）
(28) 係唔係嘅$_1$？是不是呢？（Ball《1888》，116 頁）
(29) 幾假嘅$_1$。多假呢。（Bridgman《1841》，234 頁）
(30) 係嘅$_1$。是呢。（Ball《1888》，115 頁）

Ball 對這組語氣詞變體的解釋為“emphatically demonstrative, used in one might say in English, ‘There now, what I said it’s true you see.’”Ball 並沒有明確說明該語氣詞出

現在哪些語氣的句子中，但說明了它有表達說話人強調陳述內容的態度。筆者認為這種強調的態度放在疑問句中表示出說話人對所提問內容的強調態度，放在陳述句則是起到提醒聽話人再次注意陳述內容的作用，如 Ball 所說的“There now, what I said it’s true you see.”的意思。這些意思在原英語翻譯中也能略見一二：

(26) What will be the price, when thus computed?
(27) Have you on hand any Dutch camlets or not?
(28) Is it so, or not ?

從翻譯的角度來說，這些英譯文的句子對話語內容翻譯的細緻程度已經超出了準確意譯的範疇，可看出原作者在翻譯這些句子時都盡可能將說話人詢問的內容翻譯詳細，如例（26）其實可翻譯成“What is the price?”，但原作者還在後面補充了“when thus computed”以使詢問內容更明確。例（27）其實可翻譯成“Do you have any Dutch camlets or not?”，但譯者還補充翻譯了“on hand”來強調說話人詢問的意思是當時當刻聽話人手頭上是否有貨。例（28）其實可翻譯成“Is it or not?”，但原作者添加了“so”以強調說話人詢問的內容是聽話人之前說過的。並且，即使按逐字翻譯來論，這種詳盡的翻譯也是略顯冗餘的，尤其是例（27）和例（28）中的“on hand”和“so”，對應粵語的“有”，英語只需用“have”即可，例（28）中文句子中也沒有明確對應“so”的內容。因此，筆者認為這些對說話人詢問內容的詳細甚至略顯冗餘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原作者是想盡量表現出說話者在詢問時對內容的強調態度。

再看陳述句的翻譯：

(29) You quite mistake, sir!
(30) Yes, (didn’t I say it was so, or I told you so.)

在陳述句中，第一句用了感歎號作為結尾，說明說話人態度的強烈，可見說話人在向聽話人強調自己說話的內容。第二句的翻譯有括號在後面加以說明說話人的這個肯定並不是普通應答上的肯定，而是為了肯定自己之前已經說過的話，以再次引起聽話人的注意。

孫汝建（2006）曾指出現代漢語的“呢”在疑問句末主要表示“深究”。在陳述句末主要是起到“提醒注意”的作用，上面的分析實際上和孫先生的結論有不謀而合之處。晚清粵語的這個“嘅[1]”也是出現在疑問句和陳述句末，上面結合原英語翻譯的分析也說明了不論哪種語氣，說話人添加這個語氣詞都是想聽話人注意到自己句中的內容。只是在疑問句中，是注意詢問的內容，實際上也是說話人帶有深究性的發問；在陳述句中，則是注意陳述內容，要聽話人再次引起重視。

因此，筆者認為“嘅$_1$”在疑問句中表示說話人對詢問內容的深究態度，在陳述句中則是提請聽話人注意。

6）啊$_1$、啊$_2$ [ɔ^{55}]、[ɔ^{33}]

這兩個變調形式雖屬於同一個語氣詞，但表達的語氣類型不同，情態義也不同。“啊$_1$”主要出現在祈使句末：

(31) 你睇永字八法啊$_1$。[6] 你看永字八法吧。（Bridgman《1841》，22 頁）
(32) 你嚟睇邵英先生寫個法帖啊$_1$。你來看邵英先生寫的字帖吧。（Bridgman《1841》，24 頁）
(33) 擠呢的嘞摠衣服落笠啊$_1$。把這些髒衣服放到竹籃裡吧。（Bridgman《1841》，159 頁）
(34) 請你割開個隻雞啊$_1$。請你切開那隻雞吧。（Bridgman《1841》，176 頁）

上述例句中的“啊$_1$”在輔助表達祈使語氣的同時，也消減了句子的命令情態。

在另一類祈使句中，“啊$_1$”具有和“喺”類似的添加“徵詢情態”的功能，試比較：

(35) 等我遞的會牛肉過你添啊$_1$？讓我再遞點燴牛肉給你（好嗎）？（Bridgman, 1841，177 頁）
等我遞的會牛肉過你添。讓我再遞點燴牛肉給你。
(36) 等我遞番的麵粉布顛過你啊$_1$？等我遞回給你一點麵粉布丁（好嗎）？（Bridgman《1841》，178 頁）
等我遞番的麵粉布顛過你。等我遞回給你一點麵粉布丁。
(37) 俾我睇下啊$_1$？給我看一下（好嗎）？（Bridgman《1841》，233 頁）
俾我睇下。給我看一下。

可見“啊$_1$”的消失使句義產生變化。例（35）從原來的“讓我再遞給你點燴牛肉吧，好嗎？”變為“讓我再遞給你點燴牛肉。”例（36）和（37）的情況也類似，徵詢的意思都消失了。

因此，“啊$_1$”的主要情態義為“消減命令情態和添加徵詢情態”。

“啊$_2$”只用於陳述句末，情況和“啊$_1$”有所不同：

---

[6] 在 1841 中，Bridgman 將語氣詞“啊”記為“呵”，為統一表述，我們仍按 Ball 的記錄將其記為“啊”。

(38) 呢個平啲啊$_2$。這個便宜點哦。（Ball《1888》，20 頁）
(39) 今日好熱啊$_2$。今天很熱哦。（Ball《1888》，8 頁）

關於這個變調形式的例句很少，但也能看出它和“啊$_1$”的明顯區別。“啊$_2$”只用於一般陳述句末，且對句義沒有明顯影響，但它的出現可以有助於引起聽話人的注意。如例（38）中說話人發現更加便宜的東西，他希望將資訊分享給聽話人，在句末加上“啊$_2$”強調“這個更便宜，快來看哦。”的意思。因此，筆者將“啊$_2$”的主要情態義總結為“提請聽話人注意”。

7）嚒$_2$ [pi^{22}/pɛ^{22}/pei^{22}]

在文獻例句中沒有找到有關“嚒$_1$”的例句，且“嚒$_2$”的例句也非常少，一共只有 3 例，全部都是輔助表達陳述語氣：

(40) 唉吔，咁雜色嘅嚒$_2$。哎呀，顏色太雜亂了。（Bridgman《1841》，239 頁）
(41) 好咧，享清福哩嚒$_2$。太好了，（他肯定）可以享清福了。（Bridgman《1841》，82 頁）
(42) ——做乜唔使講呢？為什麼不用說明呢？
——我見你嚒$_2$。（因為）我看見你了唄。（Ball《1902》，38 頁）

Ball 解釋這個語氣詞的意思為“affirmative”，可見是和表達說話人肯定性態度有關。筆者認為“嚒$_2$”在句末可以強調說話人的肯定態度，或可以為句子添加“顯而易見”的意思。例（40）和（41）中說話人實際上很肯定自己的陳述內容，一句是表達“布匹顏色太雜亂以至無法接受”，另一句表達“他肯定可以享清福了”。另外，例（42）中前一個人問“為什麼不用說明呢？”後一個人回答“（因為）我看見你了唄”。回答中說話人帶有“理所當然”的態度，因此筆者推斷“嚒$_2$”具有“強調肯定態度”的情態義。

8）嗰$_1$、嗰$_2$、嗰$_3$ [wa^{33}]、[wa^{13}]、[wa^{25}]

這三個變調形式同屬一個語氣詞，“嗰$_1$”和“嗰$_2$”只用於陳述句末：

(43) 我聽聞美國係有幾十國合埋為一，叫做合眾國嗰$_1$。我聽說美國是由幾十個國家合而為一，（因此）叫做合眾國。（Ball《1902》，178 頁）
(44) 我叫佢聽日擰啲嚟，佢話擰嗰$_2$。我叫他明天拿一點來，他說（他會）拿的。（Ball《1902》，76 頁）
(45) 佢話信資唔夠嗰$_2$。他說郵費不夠。（Ball《1902》，100 頁）

這些例句的內容都是和說話人轉述他人話語有關，說明了“嗐$_1$”和“嗐$_2$”可以強調說話人的引述行為。

實際上，它們也可以為句子添加“表引述”的意思，例如：

(46) 係，我想請第二個咕喱，一個辭兩個都要辭嗐$_2$。是的，我想請多一個苦力，（之前的）一個苦力辭工了，另一個跟著說要辭工。（Ball《1902》，136 頁）

原作者將這句翻譯為：“Yes, I want to engage another coolie. As one coolie has left me, the other says he is going as well.”從“the other says”可以清晰看出“嗐$_2$”的出現表明了說話人以一種引述的情態來陳述第二個苦力也會跟著辭工的可能性。再如：

(47) ——我聽聞個啲車都幾難坐咯。我聽說那些車都挺難坐的。
——係嗐$_2$。是的，（他們確實這樣說的）。（Ball《1902》，70 頁）

原作者將答話人的話翻譯成：“Yes, so they say.”同樣在翻譯中突出了說話人引述他人話語的情態。

可見，這兩個語氣詞變調形式除了可以強調說話人的引述情態外，也可以為句子添加引述義。

“嗐$_3$”相比於前兩者則專用於疑問句末：

(48) 幾多錢嗐$_3$？你剛說多少價錢來著？（Ball《1902》，188 頁）

“嗐$_3$”的出現，也可以為句子添加“表引述”的情態，但由於是在疑問句，所以會添加“詢問聽話人曾經說過的話”的意思。

由此，筆者總結這組語氣詞變調形式的主要情態義為“添加或強調引述情態”。

3.3. 小結

筆者將上述特有語氣詞輔助表達的語氣和情態義義項歸納如下表：

表二 晚清特有 8 個句末語氣詞輔助表達語氣及情態義義項分佈

語氣詞	陳述句中表現的情態義	祈使句中表現的情態義	疑問句中表達的情態義
嗒$_1$	——	強調勸誡情態	——
吱	強調假設情態	——	——

喉		提請注意	添加“表徵詢”	添加“表徵詢”
麼		——	——	表單純疑問，消減疑惑與反問情態
嘛$_1$		提請注意	——	表帶有深究性的發問
啊	啊$_1$	——	消減命令情態、表徵詢	——
	啊$_2$	提請注意	——	——
嗅$_2$		強調肯定情態	——	——
嗐	嗐$_1$	強調、添加“轉述”義	——	——
	嗐$_2$	強調、添加“轉述”義	——	——
	嗐$_3$	——	——	對“轉述”作出疑問

從輔助表達語氣類型和情態義義項兩個角度共同觀察，可以發現以上的分佈具有兩項特點：

（一）同一個語氣詞在不同語氣類型的句末出現，表達的情態義也會有所不同，且這些情態義都和對應的語氣類型特點有關。

（二）不同變調形式出現在不同語氣類型的句末，在情態義上也各有明確的分工。

這兩項特點說明，不同語氣詞所具備的情態義和其輔助表達的語氣之間存在一定的選擇範圍。各種語氣類型為這些語氣詞調整和表達情態提供了相應的基礎，不同的情態在不同語氣類型的句子中可以更好地表現出來。如“勸誡”態度，多是說話人要求聽話人收斂行為，則祈使語氣更為合適；再如“徵詢”，既表說話人建議聽話人實施行為，又帶有說話人詢問是否同意的態度，因此祈使、疑問兩種語氣皆可提供基礎。至於提請聽話人注意，說話人多要先敘述出需要被注意的內容，因此陳述語氣最為常用。

4. 特有語氣詞的源流與發展

4.1. 對四個特有語氣詞源流與發展的探討

以上所列 8 個晚清粵語特有的語氣詞，其源流和發展過程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筆者在本文打算利用手上僅有的資料，對其中四個語氣詞的來源和發展進行有限的推測。

1）“嗰$_1$”的消失

“嗰$_1$”、“嗰$_2$”和“咋”都應屬於同一語氣詞的不同變調形式。除了它們聲韻相同，Ball 對它們的釋義也甚為相似。“嗰$_1$”注釋為“cautionary, or restraining”；“嗰$_2$”為“stronger, or more urgent than the last”（“嗰$_2$”在列表中排在“嗰$_1$”後一

位）；“咋”為“cautionary, or restraining, or delaying, but rarely implying doubt”。在 1924 年第四版的 *Cantonese Made Easy* 當中，還有關於“嗻$_1$”的例句，可見當時仍存在這個變調形式。筆者推測，在 1924 年後的粵語發展中，由於“嗻$_1$”、“嗻$_2$”和“咋”三者在語音結構和情態義方面的相似性，最終“咋”完全取代了兩個變調形式而留存下來。“咋”的“倖存”與其語氣表達多樣性和情態義多樣性有關。

在上一章的對比中可以看到，“咋”比起“嗻$_1$”既多出可輔助表達陳述語氣的作用，又多出“添加對事件程度限制”的情態義。至於“嗻$_2$”，我們僅找到一例孤證：

(49) 叫買辦嚟嗻$_2$。叫買辦來吧。（Ball《1888》，22 頁）

從例句看，“嗻$_2$”應該和“嗻$_1$”類似，只出現在祈使句末，並且“咋”也可以和它替換，因此“嗻$_2$”在發展過程中也應該被“咋”所取代。

現代粵語中的“咋”和晚清時期的“咋”也有區別。首先，現代粵語的“咋”已經甚少出現在祈使句末，反而可以出現在疑問句末，並形成了新的變調形式，例如：

(50) 得兩個蘋果咋？只有兩個蘋果而已？

在疑問句末，“咋”需變讀為 [tsa^{21}]，但情態義仍然是“添加對事件程度限制”。可是，由於不再表達祈使語氣，它原有和“嗻$_1$”相同的“強調勸誡情態”的功能也隨之消失。

2）“吱”和“啫”的關係

筆者通過對比發現，晚清時期的“吱”和“啫”有相似之處。上文已指出“吱”的情態義是“強調假定情況”，晚清時的“啫”也有這樣的情態義：

(51) ——咁多點樣分呢？這麼多種（聲調）怎麼分呢？
——細心就分得啫。（如果）細心就能分清楚。（Bridgman《1841》，6 頁）
(52) 田高上有山水，下可放水，坭腴澤潤，就好啫。（如果）田的高處有水，下方可以排出（多餘）的水，土地（就會保持）肥沃，（這樣的田）就是好田。（Bridgman《1841》，344 頁）
(53) ——一日使幾多炭呢？一天要燒多少炭呢？
——睇個隻船行快，嚟行慢啫。要看這條船跑得快還是跑得慢了。（Ball《1888》，28 頁）

上述 3 例都是說話人在假設一種情況的前提下作出的陳述。

並且，“啫”可以在“吱”的相關例句中將其替換，且不改變句義，如：

(54) 邊得如尊駕咁就好啫。（他如果）像您一樣（身體健康）那就好了。
(55) 你想買平貨所以就話我的貨唔好啫。你是想買便宜貨所以才說我的貨不好。
(56) 擘到你鋪頭賣個陣時你就話好嘅啫。（如果）放到你的店裡面賣的時候你就又說（這些是）好貨了。

可見晚清時的“吱”和“啫”在情態義上有相通之處。

另外，例（12）中的語氣詞連用現象為“吱”和“啫”的關係提供了一些線索。“吱哩”的快速連讀合音即為“啫”，且“吱哩”和“啫”在句末可互換，所以很有可能粵語經歷了一個“吱”→“吱哩”→“啫”的過程。晚清時期正好處於過渡時期，因此在文獻中可以找到“吱”和“啫”的例句，但“吱”的例句比“啫”少得多。到了現代，“吱”剩餘的痕跡就是現代粵語的語氣詞連用組合“吱嘛”。

3）“麼”的來源與發展

“麼”在現代粵語中已屬罕見，但在一些粵語次方言地區仍有留存，例如佛山市三水區大塘鎮、永平鎮的當地土話，以及廉江粵語等都有疑問語氣詞“麼”。

筆者認為“麼”是唐宋時期漢語語氣詞在粵語中的遺存。齊滬揚（2003）在分析現代漢語語氣詞“嗎”的時候曾指出它大致上經歷了“不 / 否（先秦）→無（盛唐）→磨 / 摩（唐末宋初）→嗎（清代、現代）這麼一個發展過程。”王力（1980）也曾指出“麼”是“嗎”的較古形式，在晚唐的詩詞中已有使用，如：[7]

(57) 南齋宿雨後，仍許重來麼？（賈島《王侍禦南原莊》）
(58) 不知陶靖節，還動此心麼？（李中《聽蟬寄朐山孫明府》）
(59) 叮嚀與訪春山寺，白樂天真也在麼？（僧齊己《送僧歸洛中》）

可見晚唐詩句中“麼”的用法與晚清粵語的甚為相似。另外“麼”在中古時期屬戈韻從明母，中古與它聲韻相同的例字在晚清粵語中多讀為 [mɔ]。綜合讀音和用法來看，筆者認為“麼”是唐宋時期漢語在晚清粵語中的留存。“麼”和“嗎”在晚清粵語中處於並存的過渡時期，李無未、楊杏紅（2011）也曾指出晚清北京官話中有“麼”、“嗎”並存的情況，而後“麼”逐漸消失，這一點也為筆者的推測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的佐證。

---

[7] 例句引自王力（1980: 254）。

4）“嗐”的消失與留存

根據 Ball 的記載，晚清時期可以用於強調和添加引述情態的語氣詞除了“嗐”以外還有“啲”。Ball 記錄“啲”一共有三個變調形式（wɔ$^{33/21/22}$），並且都只用於陳述句。“啲”和“嗐”是可以替換的，例如：

(60) 佢話打我啲$_1$。他說他會打我的。（Ball《1907》，97 頁）
佢話打我嗐$_1$。
(61) 佢話你抬得轎好，但係你時時出街啲$_2$。他說你轎子抬得好，但是你經常上街閒逛。（Ball《1902》，134 頁）
佢話你抬得轎好，但係你時時出街嗐$_2$。
(62) 冇銀啲$_3$，銀兩緊啲$_3$。（他說）沒錢，錢不夠用。（Ball《1888》，12 頁）
冇銀嗐$_2$，銀兩緊嗐$_2$。

它們兩者的情態義相似，在晚清時互相之間也產生了競爭的關係。最終“啲”在現代粵語中得到留存。但是，晚清用於疑問句句末的“嗐$_3$”在現代粵語中依然使用。方小燕（2003）中記錄了這個留存下來的陰上調語氣詞“話”，並舉例：

(63) 佢講乜嘢話？他說什麼來著？
(64) 你去邊度話？你說你要去哪兒來著？

可見儘管在歷史的發展中“啲”取代了“嗐”，但由於“啲”本來就不可以輔助表達疑問語氣，因此它只可以取代“嗐”用於陳述句的變調形式，而用於疑問句的變調形式“嗐$_3$”由於無法被“啲”取代從而得以留存。

至於取代的原因，筆者相信是和相對固定句式的構成有關。“啲”和“嗐”作為可強調引述情態的語氣詞，經常會和表引述的謂語動詞“話”在句中同現。久而久之，形成了“話……啲 / 嗐”的相對固定句式。由於“話”、“嗐”讀音極似，致使說話時發音拗口，所以“啲”逐漸取代了“嗐”。

4.2. 小結

由上可見，粵語語氣詞的消失與留存多是經歷了競爭選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可表達語氣類型”以及“情態義義項數量”是其中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一般情況下，可表達語氣類型廣、情態義義項多的語氣詞往往更容易在競爭中勝出。當兩個語氣詞在這兩個因素上不分上下時，其他因素就會幫助篩選出勝利者。如“嗐”比“啲”表達語氣類型更廣一些，終因和謂語動詞“話”讀音過於接近而被“啲”打敗。

5. 結論與展望

通過以上的分析與討論，可知在過去的發展中粵語句末語氣詞系統產生了較大的變化。作為虛詞中的一類，句末語氣詞也具備“封閉性”的特徵，但僅在兩百多年的時間裡，8 個成員明顯地從系統中消失了（若算上沒有例證的則有 13 個之多）。這些語氣詞的語法語義表現使我們更加認識到表達語氣並非粵語語氣詞的主要功能，但不同類型的語氣為語氣詞情態義的發揮提供了基本條件。至於語氣詞的消失，相互競爭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從“可表達語氣類型廣”以及“情態義義項多”兩個判定標準可看出，粵語語氣詞以“簡練化”、“概括化”作為發展趨勢，將語氣表達類型少或情態義義項少的成員淘汰掉，使整體系統更加簡約。

受篇幅和材料的限制，筆者尚不能對粵語句末語氣詞的源流和發展做更多的分析，研究中仍有一些疑問有待解決。例如，晚清粵語的一些語氣詞並不一定是消失，而是在發展中發生了音變從而讓它們在現代以另一種形式留存了下來。如“喺”和“啊$_1$”，很有可能在現代變成了句末語氣詞“□”[hɛ^{25}] 和“嗬”[hɔ^{25}]。首先在發音上，這兩組語氣詞發音相似“喺”和“啊$_1$”原是零聲母，但逐漸發展出喉擦音聲母 [h] 也是可能的音變現象。同時，這四者的情態義也很相似，都是為句子添加“徵詢並望其同意”的意思，所以“□”和“嗬”很有可能是“喺”和“啊$_1$”在現代粵語中另一種形式的留存。除此之外，一些晚清廣府方言裡的語氣詞，在現代反而在其他一些粵語次方言中有留存。筆者不禁推測早期的粵語應該有一套較為複雜的語氣詞系統並被廣泛使用，隨著時間推移，加上其他語言的影響，這套系統在不同地區展現出了不同的發展面貌。若能在更多資料與考證的基礎上還原早期粵語語氣詞系統的面貌，以及梳理它們在歷時與共時二維上的發展脈絡，將會是一項龐大又頗具意義的研究。

參考文獻

鄧少君。1991。廣州方言常見的語氣詞。《方言》第 2 期，頁 126-132。
方小燕。2003。《廣州方言句末語氣助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飯田真紀。2007。粵語句末助詞的體系。《第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377-384。
李無未、楊杏紅。2011。清末民初北京官話語氣詞例釋——以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課本為依據。《語文學習》第 1 期，頁 96-103。
梁仲森。1991。《香港粵語語助詞的研究》。香港：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麥耘。1998。廣州話疑問語氣系統概述。發表於慶祝《方言》創刊 20 周年學術討論會，四川成都。
齊滬揚。2003。與語氣詞規範有關的一些問題。《語言文字應用》第 5 期，頁 52-63。
丘寶怡。2007。談早期粵語選擇問句析取連詞“嚟”、“嚟係”。《第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73-190。
孫汝建。2006。語氣詞口氣意義的分析方法。《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期，頁 84-89。
王力。1980。《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楊敬宇。2006。《清末粵語語法及其發展研究》。廣州：廣東省人民出版社。
張洪年。2009。*Cantonese made easy:* 早期粵語中的語氣助詞。《中國語言學叢刊》第 3 期，頁 131-167。
Bybee, Joan, and Suzanne Fleischman (eds). 1995.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Fung, Suk Yee.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uke, Kang Kwong. 1990.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Conversation*.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Eight Special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Late Qing Dynasty

Zixun Zhao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even Cantonese document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eight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of that time and finds that their main function was to modify the modality in the domain of mood of the sentence. Moreover, there was a tendency of simplifying and generalizing the system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which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that could express more meanings of mood and modality seemed to be easier to remain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通訊地址：澳門 氹仔 澳門大學 人文學院
電郵地址：zixun-zhao@hotmail.com
收稿日期：2016年1月29日
接受日期：2017年1月23日